

编辑故事



要不要改稿以及如何改稿？

四月，第一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即将到来，相关的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做书人最希望读书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读书人大概最希望好书也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几年，似乎很多人认为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倒不这样看。我认为，过去读书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刷手机的人满地都是，两相对照，才发现读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

不管读书的人是多是少，为读者提供优质读物才是出版人真正应该去想、去做的。没有好书，便没有好读书的人，这是铁律。

在一本好书的形成过程中，编辑起什么样的作用？策划组稿是一方面，编辑加工是一方面，装帧设计是一方面，销售触达是一方面，但无论如何，编辑的“改稿”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

府建明、汪修荣、郁宝平、方立松是我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期间经常打交道的四位优秀的总编辑。他们在任职期间与我深入共事，到二线或退休后帮助凤凰传媒编委会策划优秀选题、论证重点项目、评选精品图书，常常在一起交流编辑的心得体会。在两个月前的一次好书评选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本书的出炉过程，讲到编辑修改书稿的问题。我自己因为常常遇到并大量从事修改书稿的工作，感慨颇多，便与他们讨论起来，殊不知大家各有心得，意见并不相同，我于是立刻约他们各写一篇文章，谈编辑要不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书稿。建明兄的看法是“合格编辑懂得如何改、优秀编辑懂得如何不改”，宝平兄的看法是编辑要力戒“过度修改”，修荣兄的看法是有的必须改、有的要少改，立松兄的看法是必须改，因为AI时代简单的“改对”已不需编辑去做，“改好”才是AI时代编辑的核心课。

他们各有其理，但四篇文章已超过版面容量。因此，我必须改：我删掉了他们约20%的内容，基本上做到改无可改、删无可删的程度——我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题目之问，答得对不对，请他们四位评判，也请读者评判。

——主持人 徐海

AI时代，将“改好”进行到底

□方立松

“改稿”是编辑加工的俗称，分“改对”“改好”两说。“改对”，就是对书稿里不正确的观念、知识性错误、技术性问题等修改加工，能改尽改。改必有据，是书稿出版规范必备要求。“改好”是“改对”基础上对书稿的深加工和提升，是润色之上的增色，与编辑个人的学识高低大有关系，同一部书稿经手不同的编辑，可能呈现的不是同一条“河流”，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改好”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AI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的改稿规则带来冲击。特别在“改好”问题上，需重新认识。

出版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简单是因为它在加工环节上有一套相对固定和稳定的流程与要求。AI的出现减轻了一些技术性的加工难度，其高效便捷使图书的知识性功能被大幅剥离。AI是高效的执行工具，成为编辑“改对”的得力助手，它解放了编辑，使得编辑有更多时间与精力去妙手“改好”书稿。

复杂是因为图书承载的是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性，如果按过去改稿的规则去套用，那么编辑工作容易程式化、简单化。编辑为人作嫁衣，如果嫁衣千篇一律，很平庸，只改改的原则，那么人类发展需要的创造性就被削弱了。出版反映人类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改好一部书稿，在改对的基础上追求对图书的至真至善至美，在保持原作品的风格与个性的基础上再进行深度加工与创造，其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不尽追求和对人类思

如何改稿，是每一个编辑入行之初率先会遇到的问题。基础好、悟性高的编辑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摸到门道。反之，有些编辑可能好多年也不得要领，甚至从事一辈子相关工作也是懵懵懂懂。

编辑应该怎么改稿，改什么、不改什么，都是凭经验来处理的。像我们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人，都是跟着老编辑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仍是如此，经常有年轻编辑向我讨教怎么改稿。我现在觉得这是出版管理中一个很大的缺失，应该在理论上把它说清楚。

在我看来，常规的编辑职责或者说主要任务，是对作者的成稿做加工处理，这就决定了编辑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做作者该做的事，这不是说编辑不能参与到作者的工作之中，事实上好的编辑常会参与，甚至深度参与，包括如何起一个好的书名、如何确立合适的体例、如何采取精彩的呈现方式等，但主体写作的任务在于作者。如果编辑认为，作者的成稿尚未达到编辑处理的程度，可以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让作者自己处理，直至符合要求。当然这就涉及与作者如何沟通的问题。优秀而资深的编辑可能会比较顺畅而有效。但资历较浅、水平较低的编辑可能会经常遇到障碍。如果遇到前一

种情况，可以耐心交流；如果遇到后一种情况，可以由资深编辑或者分管领导出面协调。

有一些书稿是出版社根据自身要求组织作者撰写的，编辑有时会直接参与到写作之中，但即使如此，我认为还是尽量明确作者与编辑的界限。我自己就有过经验和教训。这种出版形式是非常态的，特殊情况可以，多了会影响编辑的工作效率。试想，一个编辑本来一年可编10本书，但如果参与到写作之中，一年只完成了一本书，成本就太高了。

基于同样的理由，编辑在改稿时，也要有选择、有取舍，即重点书稿重点编，一般书稿一般编。有些年轻编辑往往分不清主次，在一些很一般的书稿上费了大量的力气，态度固然是好的，但效率难免大打折扣。我一直主张，重大项目、优秀选题，要精打细磨，要抱“一本书主义”的态度；而一般的图书，只要做到编校合格、形式尚可就行了。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把一股图书当作重点图书编，是亏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明确编辑的职责及权利边界，懂得分主次开展工作，是掌握了改稿方法的总原则，具体如何改稿，还要视书稿的类别、内容、形式而定。初入行的年轻编辑都懂得从文字、语法、体例等方面处理稿子，但仅此于此，只是做了最

编辑应遵循忠实原著的原则

□汪修荣



汪修荣

一般来说，书稿修改分为三种情况：小改、中改和大改。小改，主要指对书稿中个别句子、个别用语、个别段落所做的简单加工、删改与润色。中改，指的是对书稿做较大修改加工，通常涉及多个段落的删改与调整。大改，是指对书稿进行大幅修改，甚至包括对书稿主题、结构的调整，对一些篇章的增删等。这一工作编辑难以独立完成，通常由编辑提出建议，作者负责实施。

什么样的书稿需要修改，如何进行修改，修改时应坚持怎样的原则，这是编辑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

一般来说，名家书稿通常水平质量较高，只要校正一些文字差错、引文错误和笔误就可。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少数有名的作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书稿并不尽如人意，不是啰嗦重复，就是文字不过关，甚至句子不通。我的同事曾经在编一位比较有名的作家书稿时，怨气冲天，抱怨完全没有想到文字居然如此不通，为了保证出版质量，只好替他加工润色，还不能对外人道。当然这样的作者毕竟是极个别现象。大部分需要修改加工的书稿通常出自年轻作者、跨界作者或新作者之手，这样的书稿往往成熟度不高，文字粗糙，编辑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一定的修改加工。

书稿中的问题形形色色，一般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描写啰嗦拉杂、堆砌。作者常常忘记了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没有对语言进行提炼，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令人难以卒读。这非常难改。第二，枝蔓斜逸，一些描写或叙

述与主题无关，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价值。这类问题在新作者中较多。作者往往信手写来，结果离题万里。尤其写到自己喜欢、熟悉的生活或感兴趣的话题，便信马由缰，完全不考虑是否与主题有关，这在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中尤为突出，必须进行大量删节。第三，书稿中存在一些不恰当、不合适的描写。作者往往只是跟着感觉走，对这些问题，编辑必须进行适当删改，坚决守住底线。第四，文字表达方面的差错，常见的有句子不通、文字欠通顺、用词不当、描写不到位、逻辑混乱等，编辑应根据对文本的理解进行恰当的修改完善。

编辑是书稿的第一责任人，拥有对书稿进行合理加工的权利与责任，但这种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必须遵循忠实原著的原则。编辑不能把合理的编辑加工变成无底线无原则的大动干戈，更不能突破边界，代替作者写作。具体来说，编辑在修改书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尊重作者的意愿。编辑的修改只能是局部的、细节方面的，要尊重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主题，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未达到目的，也容易引起矛盾，甚至导致侵权。第二，要尊重作者的创作风格。每个作者甚至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基调，编辑应在尊重作者创作风格的前提下进行修改，保持作品基调的一致性。第三，任何修改都是给作品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编辑的修改是为了提升书稿的质量，而不是相反。

书稿真正要修改好，让作者读者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轻而易举。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具备以下几种素养：

第一，要做一个杂家。编辑碰到的书稿五花八门，内容千差万别。今天的编辑早已打破了传统专业分工的界限，无法预料下一部接手的书稿是什么内容，会在编辑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因此编辑要多读书，只有博览群书，做一个杂家，才能具备修改各种书稿的素养，不致看到书稿时老虎咬刺猬无处下手。第二，要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编辑并不一定要成为作家，但一定的写作能力对修改加工书稿无疑会有裨益。鲁迅既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和文学编辑，他曾带许多年轻作家编辑改稿，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的成长与鲁迅的帮助密不可分。《红岩》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编辑的劳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第三，修改书稿既体现了编辑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也是编辑与作者和作品进行的深度对话，这对编辑与作者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极为重要。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



府建明

和表述与我们的习惯不符，那就写个出版说明，请读者注意鉴别。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译作是经过原作者和原出版方同意删改出版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不主张一个编辑把稿子改得满地开花，甚至帮着重写。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说明遇人不淑，要么说明编辑有过度修改的问题，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经常对年轻编辑讲，首要任务是找好负责的作者，如果作者找对了，就事半功倍。

“是作者的归作者，是编辑的归编辑”，这应该是出版的基本逻辑。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郁宝平

避免自然科学类书稿的「过度加工」

□郁宝平

对自然科学类书稿的加工，我们常会面临一个困惑：稿子改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书稿加工的本质。简单来说，书稿加工的本质就是在尊重作者原创性的前提下，对书稿进行“优化”与“规范”，使书稿没有导向问题，没有知识错误，使其更适合出版和阅读。对自然科学类书稿而言，这个本质还需特别强调：敬畏科学。这意味着，我们的优化和规范，必须服从于内容的准确与严谨，不能为了“好看”而牺牲科学表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编辑陷入“精益求精”的误区，出现过度加工问题，这不仅违背出版初衷，消耗精力，还损害作者创作成果。

过度加工，是指编辑在加工过程中，超出出版规范和书稿定位，违背作者本意与学科专业逻辑，对书稿的文字表述、专业内容、结构框架、语言风格等进行不必要的修改、增减与重构，将编辑意志强加于书稿的行为。过度加工，不是工作态度问题，而是认知偏差、能力局限、习惯性、标准模糊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过度加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擅自修改专业内容。编辑在不具备专业判定能力的前提下，擅自修改作者的专业术语、理论表述、数据结论等核心内容，这是严重的过度加工。例如，作者提出“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解决全球变暖最有效的手段”，编辑个人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将其修改为“碳排放交易体系被认为是解决全球变暖的手段之一”，改变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再如，将一本科普书稿中的“蜜蜂”一词不假思索地改为“雄蜂”；擅自将原稿中“没有角质的喙”改为“没有角状的喙”。

二是文字表述过度润色。编辑一味地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喜好，将书稿改为“编辑式产品”。例如，作者写到，“叶片中的叶绿体像一个个微小工厂”，编辑按照自己的喜好，美化为“叶片中的叶绿体宛如大自然的魔法工坊”，损害了科普语言的准确性。

三是格式规范过度苛求。如超出国家出版标准与社内规范，对标点符号、数字用法、图表格式、注释体例进行无意义的细化、统一和调整等。

四是逻辑结构无端重构。擅自调整书稿章节顺序、合并拆分知识点、删减增补专业内容，破坏作者原有的学术逻辑与知识体系。规避过度加工，需要树立正确的编辑理念，提升专业能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一，遵循“尊重为本、适度加工”的基本原则。编辑要明确自身定位是“把关人”而非“创作者”，牢记编辑加工的核心是纠错、规范、完善，必须尊重原稿，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明确加工边界，制定差异化加工标准。自然科学类书稿一般分为学术专著、实用技术、知识科普三类，要根据不同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加工规范：学术专著重点把关学术规范、逻辑严谨性，保留原创表述；技术图书聚焦实操准确性、流程规范性，不改动核心技术内容；科普图书侧重通俗性、科学性平衡。严格区分“必须改”“建议改”“不能改”的边界，只改错误、不改特色。

第三，强化专业学习，补齐学科知识短板。编辑要主动学习自然科学各领域基础知识，熟悉不同类型书稿的术语标准、表达习惯，针对自身不熟悉的专业领域，主动向专家请教。

第四，先沟通后修改。对于核心专业内容、关键表述、结构调整等重大修改，必须提前与作者沟通；对于存疑的专业问题，不擅自定论和单方面强行修改。

第五，将编辑含量的“关口前移”。编辑的重要功能应体现在“导编”上，即指导作者编写，而非后期的编辑加工，将编辑工作“关口前移”，是减少无效劳动、提升书稿质量的良方。所谓“关口前移”，核心是把工作重心从后期的“埋头苦干”，转向前期的“源头治理”。在约稿阶段，把作者的文学表达水平纳入考量。为作者提供一份“编写注意事项”，共同商量编写章程，让作者在写作时有章可循。在作者写作过程中主动介入，及时纠偏。“关口前移”能让作者承担起“内容质量”的第一责任，编辑则专注于“出版质量”的最终把关。

(作者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辑)



方立松

稀缺的资源，而突出的改稿能力与发现选题的好眼力、超越常人的价值判断能力一样，都是好编辑的标签。

提升改稿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其次是捕捉问题的能力，再次是加工实现能力。一个善于改稿的优秀编辑，能敏锐地判断书稿价值之高低，值不值得去花工夫改写，发现书稿的问题所在，知道怎样改写，以专业的判断、杰出的写作能力，打磨书稿，从结构梳理到内容文字、章节目录标题乃至书名雕琢，或突出亮点，画龙点睛，或凝练主题，拔高立意，或深耕细分领域，引领学术思想，努力契合读者个性化多层次阅读要求，为内容添色增色，为传播赋能。改稿能力是编辑长期专业积累、生命体验与职业担当的结晶，具有不可替代性。

(作者系江苏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